

方正學先生集
一



中華書局

方正學先生集

一

方孝孺撰

方正學先生集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林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閒。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閒。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

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小傳

遜志齋本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鬢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己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上用吳沈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恆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於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太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七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於世

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

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王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十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藁之首。金華王紳仲縉序。

本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旣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惠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爲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嵒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嵒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嵒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仲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

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閒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齋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送燕軍前。閒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啓。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領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稔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方正學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雜著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題跋

卷之六

贊 祭文 哀辭

卷之七

行狀 傳 碑文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一

明 方孝孺撰

書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瘡。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瑣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撫拾舊補。稍芻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駭無似。亦欲埽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讀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

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夫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懣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較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較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能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睥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

能守遂至湮沒。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游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云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考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卽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羸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答陳元采

卽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汎汎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慙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修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

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繇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於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棼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悵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尙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甚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繇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

答劉養浩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迹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谿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耶。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欽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

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聲音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尙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若後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